



戏剧《你和我，剧场奇妙七步》中的《雷雨》片段。

6月23日晚，中华戏剧经典演出集《你和我，剧场奇妙七步》(以下简称《你和我》)在海口演出，引发椰城观众极大的关注。这也是《你和我》2022年全国巡演的首场演出。

《你和我》是一部形式独特，盛载丰厚的戏剧，由张越、颜冠英、刘中哲、刘璇、孙铭晗等二十余位资深舞台剧演员和青年舞台剧演员共同演绎。该剧精选自剧作家曹禺与万方的七部经典戏剧作品(《冬之旅》《原野》《新原野》《北京人》《日出》《你还弹吉他吗?》《雷雨》)片段，7个片段既各自独立成章也相互呼应。主创者以富有创造性的戏剧来构筑与观众对生活的共鸣。它以经典与新经典、人性与命运、警醒与希望，在戏剧文学背景中跨越百年，从曹禺到万方笔下的经典群像，构成了一条融合时空的“生命长街”。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口对此次剧中“时光摆渡人”的扮演者、著名主持人张越进行了一个多小时面对面的专访，深入了解《你和我》台前幕后的诸多细节。

张越在剧中扮演“时光摆渡人”。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张越谈《你和我》： 一幅人世的『清明上河图』

文海南日报记者 杨道

《你和我》的奇妙七步

提起《你和我》，张越的眼里都是光，近一个多小时的采访，她侃侃而谈，中间从未停顿，充分体现了央视“名嘴”的风采。

张越说，《你和我》的创作初衷是为纪念曹禺先生诞辰110周年。单是剧名就有着独特的含义：“你和我”源自万方所著长篇非虚构作品《你和我》，这本书以毫无保留的坦诚讲述她的父亲母亲，让观者在当下的环境里去理解那一代人的爱与伤痕。“你和我”，不仅代表父辈与子女，也代表着过去与现在、经典与当下、戏剧与观众。“七”汇集了曹禺与万方的七部戏剧作品《冬之旅》《原野》《新原野》《北京人》《日出》《你还弹吉他吗?》《雷雨》片段依次在舞台上展开。“步”则是我们追求发展戏剧的脚步，“步”与“部”同音，以“步”来丈量行动和作品的融合。

《你和我》中的7个片段在同一舞台布景中演绎，融为部完整且别致的戏剧作品。剧幕拉开，舞台右侧叠放着两本书，平躺的封面上立起一座两层的小楼，7部作品中的数十个跨越百年的人物共同穿行其中，他们从脚下的书里走出来，也正被写进书里。100年前的人，100年前的台词，和现在的人，现在的台词融合一起，却无半点的违和。在一个半小时的舞台呈现中，观众一直处于沉浸的状态，年轻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共鸣。从芸芸众生到茫茫人海，人的抒写、人性的描绘，让每一段故事和舞台形象都映照了当下，每个人都能在情感上与之产生共振。这不仅反映了时代的变迁，更是深刻映照出人性的内面，是对于人的关注和体爱，共同构成了中国戏剧跨越百年的人文情怀。

《冬之旅》里知识分子的风骨；拥有着完美戏剧性的《原野》，勾勒出中国广袤土地上似乎远离又承接今日的众生命运；《新原野》是万方的作品，表现出与其父完全不同的视角，该剧以诗意融会戏剧与文学表达的中国女性在千年历史中的命运写照；充满冲突的《北京人》，让人直观地感受到曹禺作品中的人文厚度与戏剧力量，同时让观众感受到戏剧经典与当下的价值共性；《日出》则让人看到旧社会的黑暗与腐朽，产生对人性的警醒与镜鉴；“人因何而活着？该如何活着？”在《你还弹吉他吗?》中，或许这个问题找到一种具有当代性的阐释与思考。全剧的最后，是大名鼎鼎的《雷雨》。张越认为，在《雷雨》中，周冲是最单纯又最富

激情的一个人物。此次《你和我》即是择取周冲与四凤之间的一段对话，年轻一代对生活与未来的希望与向往、对理想社会的憧憬，100年前的他们和现在的我们，并不存在太多差异，人性是共通的。

她是“时光摆渡人”

提及自己在剧中的角色，张越说她既处于戏中又身居戏外，是一个思考者和观察者的角色，跟着时光行走，在漫长的时光里摆渡一个一个的灵魂。后来，大家称之为“时光摆渡人”。她的角色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魔幻”色彩，在舞台上，她既代表着未来，代表着创作者，同时，又是一个代表剧中人的独特伙伴。在剧与剧之间，她在舞台上承上启下，讲解每一个戏剧片段背后整部剧的故事与思想表达。

虽然在央视的主持台上叱咤多年，但张越一直做的是她自己，在《你和我》中，她算是首次触戏。在剧中，作为“时光摆渡人”，她一直在某个角落里，看着时光里的这些芸芸众生，带着悲悯的目光。

提及《你和我》中的七个作品片段，张越认为这七个片段是相互独立的，每一个片段之间并无交集。但在时间轴上，它们却又相互牵连，因为它们关注的是人类共同的情感。譬如在《原野》与《新原野》之间，有着这么长的时间跨度，然而让其中的人物不幸的，不仅仅是外界环境，还有人自身内在的束缚。

万方作品《你还弹吉他吗?》写的是当代女性贺卓，她从小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被父母亲呵护，并对其寄予厚望。但她个人心里的愿望从来没有实现过，她一直压抑着自己。在青春期，遇见了一个男人，男人鼓励她，她可以不用过得这么努力，可以过更自由更优雅的生活。她突然发现了一个新天地，于是，开始违背父亲的意愿，和男人结了婚，当起优雅的闲适自在的中产太太。而到了中年，她却突然发现，这些生活不是她想要的，婚前，她按照父母的愿望活着，婚后，她被丈夫塑造造成丈夫喜欢的样子。但这些都不是她自己想要的。她想活成真正的自己。

张越认为，从《原野》到《新原野》再到《你还弹吉他吗?》，女性在这100年间，不断地解放，不断地社会化，变得强大起来，但这样就一定幸福吗？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困境和难题，人永远在选择和承受当中。没有好坏，只有自己选择的生活。纵观这7个片段，看似独立，其实是相互牵连的，表达的都是人性内在的问题。

戏外的鸣鹤之应

一部成功的戏剧，背后的故事也许比戏剧本身更值得深入探究。《你和我》背后的一些故事，令人动容。张越说，前些年，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对万方说：“你不给我们这些老人写一部戏么？”万方因此受了启发，便写了《冬之旅》，这是蓝天野演主角的最后一部戏。该剧写的是万方的父亲曹禺那一代的知识分子，饱含中国戏剧黄金典范时代的文人风骨、精神风貌，该剧表达了人性的宽宥、真诚、宽恕与温暖。

在采访过程中，张越讲述了曹禺与巴金的一些渊源。当年还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曹禺写了他的第一部剧作《雷雨》，并寄给了杂志社。当时的曹禺籍籍无名，他的剧作在杂志社的抽屉一放就放了一年多。直到某天被杂志社一个年轻的编辑偶然发现，据说年轻编辑当时读得泪流满面，当即把作品发表了。这一发表，天下闻名。这位年轻的编辑，就是巴金。这一年，巴金



戏剧《你和我，剧场奇妙七步》中的《原野》片段。



戏剧《你和我，剧场奇妙七步》中的《冬之旅》片段。

发表了他的巨著《家》。后来，两人成了一生的好友。晚年时，两人一个(巴金)住上海，一个(曹禺)住北京，两人都动不了了，无法去看望对方，平日里就只能通电话，但因为两人耳朵都聋了，谁也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但两人一通电话就说上很长时间，谁也不舍得先挂电话。这个时候，两位一起经历了世纪风云的知己好友，已经不在乎对方说的是什么是了。

我们都为曹禺与巴金这种鸣鹤之应的友情而感动和唏嘘。张越说，戏剧《你和我》其实就是一幅揽尽人世百态的“清明上河图”。对于该剧能在风调雨顺的海南开启2022年的巡演之旅，她抱有十分的期待：“观众若能因这部戏而引起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好奇，就足够了。”